

锣鼓情韵

● 谭留根

● 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I217.2
285
3

B143 / 27

録楚情韵

譚留根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B

469210

锣鼓情韵

谭留根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大荔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开本32 印张8.312 插页2 字数169

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500

统一书号：10094·778 定价：1.20元

序

尔 冬

谭留根同志要我给他的短篇小说·散文集《锣鼓情韵》作序，出了个大难题，实觉才浅，力不从心。但盛情难却，推之不恭，奈何！也就只好东施效颦，拉杂的说点读后感罢了。

谭留根同志生在关中农村，长在关中农村，又一直作着基层文化工作。因此，他始终植根于生活的沃土之中，并和这里的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他是一个纯朴、敦厚、感情丰富的性格内向的人。十多年来，他刻苦学习，奋发图强，脚踏实地用他“那支笨笨的却又醒着的笔”，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，在艺术上不断地反思、探索、追求，发表了不少好的作品，受到读者的赞许。“天道酬勤”，这的确是十分可喜的，也是难能可贵的，值得向他祝贺！

我认为这是一本富有特色的乡土文学，无论写人或状物，都散发着关中农村那浓郁的泥土芳香，风土人情自然成趣，并蕴含着幽默的微笑，读来有余味、余韵、余嚼之感。

谭留根同志的生活和创作，总是和时代的脉搏合拍的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相通的，爱憎分明。这些作品正是从他热爱生活、热爱工作的诚挚的心里激发出来的回声，没有“为写作而写作”的流弊。在他的笔触下，如行云流水，款款叙来，细致绵密地描绘新时代的新生活，感情盈盈地展现各式各样的人物，性格鲜明生动，逼真感人，作为典型形象，都有着各自的艺术价值和认识作用。作品结构严谨，语言流畅明快，风物人情和动人的生活细节，都活脱脱地显现在读者眼前，既给人以美的享受，又能诱发读者对生活的缕缕恋情和无限向往。

这本集子收录的散文数量不多，分量也比较轻。但“一叶知秋”，却不难看出他在写散文方面的才能、势头和潜力，只要锲而不舍，必然在来日的写作上，繁花朵朵，果实累累。他的散文不论是抒情、写景、叙事，都是内心感情的自然涌溢，话怎么说，就怎么写；有话即长，无话即

短；思想情绪流露完了，文章也就完了，无“雕饰”之嫌。文笔简洁优美，开阔明朗，增强了它的艺术感染力，使人赖以寻味的。

谭留根同志在他的《后记》中说，他的作品，还“没有一株怒绽的梅”。他能这样严格要求自己，是很有道理的，自知不足倒是他创作的提高的推动力。竭诚希望他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，能够多注意题材的广泛性，深些，再深些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多样化些，谋篇构思多下点功夫，斑斓多姿，更上一层楼。“路在脚下”，我确信他会迈着坚实的步子，沿着自己的创作道路一直走下去，在生活的源泉中寻觅他希望的“怒绽的梅”。

著名老作家柳青同志说过：“创作是愚人的事业”。我愿把这句名言赠送给谭留根同志，共勉之。

一九八七年七月于西安

目 录

序	尔 冬
书记歇店	(1)
山野酒家	(16)
锣鼓情韵	(21)
静夜思	(43)
饺子店趣闻	(61)
啊，这猎人和猎狗	(71)
竹 子	(87)
县长他爹	(90)
柳青青婚事传奇	(124)
丹 梅	(131)
野妹六章	(153)
山情野韵笔记	(192)
船工号子	(223)
溪泉风情	(231)
窗 花	(238)
枣	(245)
春，在渠水旁边	(250)
农家的月亮	(251)
莜面小记	(253)
墓上柏	(256)
后 记	(259)

书记歇店

县委书记于远，五十六，黑胖个，性情诙谐风趣，一双眼睛老是笑眯眯的。暮色苍茫，鸟雀宿林时，他骑着自行车赶到黄河岸边的王村镇。时值七月流火，夜风微微，蛙鼓蝉鸣，再加上胖人汗多，于远身上的短袖衫俨然象水里浸过一般。王村镇的小街两旁人声熙攘，初升的圆月洒满银辉，天上的星星繁得就象葡萄稠密。集市的遗痕依然可见：炸油糕的摊子叫卖声不断，卖西瓜的明灯高点，悠长响亮的招徕声，使瓜桌上的青皮红瓤，显得更加水灵新鲜。于远站在瓜摊前吃了五角钱的沙甜赛蜜的黄瓢瓜，当他哼哧哼哧啃完最后一块瓜皮时，不料被前

来吃瓜的公社话务员小廖认出了：“哎呀呀是你于书记？刚来的？停会儿我给公社郭书记说声，打扫好客房你就住下。”于远笑咪咪的：“行，行，我停会儿就到公社里住。”突然一阵骡嘶马鸣的胶轱辘车声传进了于远的耳膜，他搭眼瞅瞅，只见街头不远，高挑着一对光芒闪耀的大红灯笼，一盏上写着“王村大队”，一盏上写着“骡马大店”。噢，惊喜得于远眉梢儿一挑：三个月没来，别有一番风景？他推车前去看个究竟，果然，赫赫然！是新盖的一座骡马大店，面对着星月下渔火点点的黄河。那牵牛的，拉马的，吆胶轮车的，挑水果的，蚂蚱车推青菜的，背篓里装有吱哇乱叫猪崽的，红红火火，都象百川归海似地朝里流！“插上招军旗，便有吃粮人”嘛，犹如古旧风水先生讲的，这座骡马大店算是得天独厚地扎在凤凰穴上了！细瞧瞧，这骡马大店有四间带小吃食的门面，饭堂里灯火蒙蒙热雾腾腾，穿白罩衫的炉头师傅，叮叮当当摇着炒瓢，调凉皮的大嫂，浇辣泼醋，两手不停；端饭盘子的姑娘，飞着两根长辫子，在飘逸着乳白色的气雾中穿梭似地来去；里头摆有四张八仙桌，桌上不见一客，有的嫌热端着饭碗在门外吃，有的蹲在饭堂的地上喝。紧挨小吃食店铺的，是红灯笼高照，能跑进汽车的栅栏门，旁边设有住店登记、付款两间房，宽绰的大场院里，停有两台手扶车，与横陈在地的十几辆胶轮车。那边，房檐下，一节节的槽杆上马灯闪亮，青石槽上，拴有一排滚瓜溜圆的牲口：牛嚼草，马打着响鼻，骡嘶驴叫，倒有一番热闹的风光！槽前有位嚼着旱烟袋、拌草料的老汉。院中心，栽有十几株垂着金黄花盘的望日莲，溶溶的月色里幽香浮动。对面和

斜对面是“厂”字形的旅店房，灯光影里分明看出有大铺也有小铺，赶集会歇店的旅客，洗脸擦脚，笑语连天。于远笑嘻嘻地推着车子，在这儿瞄瞄，那儿瞧瞧，冷不防，一个洪钟般的嗓音震住了他：“喂，你是歇店的，还是逛店的？”于远看去，那黑胡麻茬的老汉，手提着搅料棍，正目光炯亮地审视着他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“我，我是歇店的！”于远笑了。老汉从头到脚严厉地打量着他：矮胖个，黑不溜秋的脸庞笑模悠悠，上身穿着白府绸短袖衫，手腕上戴块闪亮的表，说他象络窃的歹人吧，他倒也东瞅西望？老汉就不客气地问：“要歇店，怎不到门房去登记？”于远嘿嘿笑着转过车子，可老汉仍存戒心地跟着他。于远肚里不禁好笑：我老于今晚就是想住住骡马大店，了解了解民情的。莫嫌人家问，诸神在位，各有其责么！

于远推着车子走到门房窗口，里头灯亮，马上探出一张秀婉的姑娘笑脸：“同志，你是住大铺，还是小铺的？”于远凑近脸问：“大铺多钱？小铺又是多钱？”那姑娘哗哗地翻开登记簿：“大铺一宿三角，小铺一宿六角。”于远屈指一算，蛮懂行情地说：“合算，合算，住这儿两晚，才顶国营旅社一晚的宿钱！”姑娘笑吟吟地说道：“条件哪能赶得上人家？”于远好问：“骡马店，一晚能歇多少客人？”

“六十多。今有集客更多，平日价南来北往的，过河搭渡的，都在这里落脚。”那于远只顾喋喋不休询问着情况，竟把掏钱登记的事儿忘了。谁知他身后的老汉毫不客气地扳住他的肩头道：“你这个人怪异，是收税的，还是存心歇店的？”那黑茬茬的胡子嘴，撇到灯光朗照的窗口：“快给他登记，

“啰嗦甚么？”窗内的姑娘说：“爹，客人问问，咱能不答？”她忙接过于远的三角钱，陪笑道：“这是二号大铺房，第27号床位的牌子！”于远点头接过，推车款款而去。老汉见他手腕戴表，却要住大铺房的？便狐疑地眨着眼，莫名其妙地喊：“我老汉今晚可是值夜的！”

第二号大铺房里，灯火通明，那伙赤膊裸背的庄稼人旅客，穿着裤衩，赤着脚板，吞云喷雾似的吸着旱烟锅，谈着生意经，聊着秋禾长势；横躺的，竖卧的，铺上坐的，地上蹲的，聚众谈的，低声私议的，各种姿势尽备情态。不知谁带的收音机，正缠绵地唱着《白蛇传》。大铺房里，用板凳支起的木床，一块连一块，睡时人挨人，长长两行。床上铺有细苇凉席，每床都有一枕，一毯。宽敞的房间里点有几盘蚊香，仿佛这里聚集着一支吸旱烟锅的队伍，那旱烟锅的烟雾此起彼伏，搅得就象庐山的云雾，乳白色的气流，一团团从人头顶上飘飘而过，钻窗而去；以浓烈的烟辣味压倒了刺鼻的汗腥味。于远寻着了床铺，便将自行车靠在屋里。这时分，五六个中年汉子，猫着腰，勾着头，象看稀奇似地围观着两位蹲在地上的老汉。于远探过笑脸一看，只见那两位老汉，眼望着眼，敛声屏气，在衫子底下摸起了勾手指的勾当。有位愣头青小伙挤进入围，咋咋呼呼，手举着闪亮的马灯，欢声儿叫道：“你们二位可要讲义气，对挨牲口成功了，得请众人吃西瓜！”笑声里，那位瓦刀脸老汉，瞪那山羊胡须老汉一眼，急躁地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老兄，这指头不对，得添个码子！我那可是赤兔马，浑身炭红，没一根杂毛！吕布三战虎牢关时，骑的就是这马的祖先。后来，吕布戏了貂

蝉，身子虚，才白门楼丧命，关云长福大，骑走了！去桃园三结义！咱对换牲口，也得讲义气嘛！”靠墙角看《西游记》的小伙子，扶了扶近视眼镜，嘿嘿笑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你老叔胡拉被子乱扯毡，把古人的事讲翻咧！”周围的人哄然大笑，连于远也咧开嘴巴默笑了。可那山羊胡须老汉却没笑，睿智的眼睛冷静地盯着对方的脸，协商地问：“这个补数，怎样？你老弟保险不吃亏！咱牛马对换，也是各方其便：你山里包干到户，马没牛好使，耕犁耙耢，咱那可是秦川牛，有甚么二话可说？我儿子三个，媳妇三个，责任田好务弄，都吵着让我腾出手跑生意；国家鼓励咱发家致富，不然，我还梦想走这道道！实不相瞒，解放前我赶过脚户，解放后就种地，你瞧，庄稼人谁爱日弄马！俗话说：‘耕牛战马车骡子’嘛！牛换马，再补钱，你只能沾光不吃亏么！”说得瓦刀脸默不作声，心旌摇动；盼得山羊胡须，两眼忽闪，等他点头认可。火候已到，于远只见大布衫子底下两人的手指捏到一块，瓦刀脸面有喜色地喊道：“着着着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！就这样定了！”那山羊胡须是个仔细人：“慢慢慢，我再瞧瞧你马的牙口？”蓦地，两人起身，众人簇拥，于远紧随，往牲口棚去了。好亮的明月！银白如昼，牲口槽前，那搅料老汉见众人杂沓而来，不高兴地转过身，挥着旱烟袋喊道：“太小看人了！怕草料不足，亏了你们的牲口不成？要在这儿呆上五六天，牲口如果掉膘减两，就请砸骡马大店的牌子！”来客哗然大笑，愣头青小伙笑嘻嘻地解释道：“老叔，这二位要对换马牛，你以为草拌得不足，料搅得不香，你老汉弄错了！”老汉这才咧开黑胡麻茬的嘴，放心

地嘻嘻笑了。老汉嚼着旱烟锅，注视着这八九位旅客，咦，咋还有那个矮胖身材、戴手表的家伙？他工不工，农不农，商不商的，盐里不沾，醋里不泡，跑到这里是干嘛的？于远只顾看情形，怎能意识到身后有双“盯梢”的眼睛？长槽中，那马果真炭红一般，是个傲然物外的赤兔马，铜铃眼，高身架，一瞧主人莅临，就昂颈抖鬃哧哧儿嘶起来！在一片喝采声中，山羊胡须老汉对着那马左瞅右看，心中满意。他笑悠悠地捋着胡须道：“别叫，瞧着咱，咱才是你的主人呢！”愣头青掌着马灯，那山羊胡须慢步走到槽前，对那炭红马鼻子“梆”地弹了一手指，顿时马打喷嚏不叫了；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他双手一抬，扳开马嘴，牙口乳白坚实，果真年轻！于远与目击者暗暗称奇，这老汉不愧是赶脚户出身的，侍弄牲口竟这般娴熟？山羊胡须解开腰带，小心翼翼地掏出二百元的补钱，交给对方。那瓦刀脸心满意足，倒也是个爽快的人儿，抽出一张五元票子，递给愣头青：“去，请大伙儿吃瓜！”乐得众人合不拢嘴，纷纷朝二号大铺房走去。这时候，于远没有走，站在石槽前，背着手，笑眯眯地瞅着一排长长的膘肥体壮的骡马，问搅料老汉：“这满槽牲口，都是旅客的？”“不是旅客能是谁的？”老汉翻了他一眼。

“这里头，有多少是今日歇店旅客买的？”老汉黑煞着脸，冷冷地道：“十来头，你问，也想买一头？”于远想，世上百人百性，既谈不拢，他也只得扭过头去了。离槽不远的屋檐下，有条汉子蹲在铁笼旁喂着什么？于远近前一瞄，那汉子端着生肉盘子，用镊子夹着肉丝条儿，伸进笼里，喂着两只黑黝黝、象黄鼠狼般的貂。那貂儿，凶猛地叫着，扑着，抢

着吃，于远惊喜道：“这么馋的家伙，老弟，这是你养的？”汉子头也不抬地说：“啊，是！这是今日从养貂场买的！去年咱喂了一公两母，就繁殖了十三个，亲戚朋友这个逮那个要，一张貂皮按公价能赚80元呢，我弟弟结婚，就沾了这貂的光！这家伙生就的富胎胎，一天一只得吃二两肉哩！”于远欣然地蹲在貂笼前，笑着问：“你老弟，天天得为它摆肉筵了？”汉子嘻嘻笑道：“可不是的！肉源咱庄稼人有办法，咱是养兔的，兔吃百样草，让娃们上地割一捆就是了！兔生兔，子孙不断，靠兔肉养貂既经济又合算。这盘兔肉，是咱从那个哑巴手里买来两只杀的，比羊肉便宜得多！”于远听后若有所思，忙问：“老弟，你说的是哪个哑巴？”养貂的朝不远的地方一指，有位披着月光的中年人，赤胸露膊，给竹篾编的长方形笼里，向兔喂草。于远走近瞧瞧，草儿碧青，仿佛刚从河田边割来似的新鲜。那喂兔的抬头一看，倏地站起，喜出望外地“呀呀”欢叫，紧紧地抱住于远的两只胳膊不放，眼望着眼，果真是李十三老汉的儿子哑巴！于远象喝杯醇酒似的醉红了脸，满脸挂笑，喜颤着声儿洪亮地问道：“日子过得怎么样哪？”那哑巴指指划划，就一把拉着于远蹲在月光地上，嘴里热情地呀呀着，捡起柴禾棍，在地上一连划了三个四方块块，于远弯眉笑眼明白了：是分责任田了！“责任田的庄稼怎么样？”哑巴“呀呀”地翘起大拇指，咧着嘴巴，笑得可心。“兔的买卖怎样？”哑巴双眼笑成一条线，拍了拍鼓囊囊的腰包。于远住店遇上了哑巴，怎能不高兴？怎能不感慨再三哟？原来，在两派武斗期间，于远躲进山里，在哑巴家住了七天。哑巴爹叫李十三，

是最老实淳厚的山里人。哑巴娘当时有病，哑巴底下还有两个穿补丁衣服的小妹妹。父子俩紧攥锄头，汗流八瓣，也养活不起全家人；住的是窑洞，院里养有几窝兔。哑巴爹见县委书记遇了难，身子弱又有胃病，不能一顿一顿都是包谷糊糊，他就一天为于远宰一只兔子吃。临走时，于远洒着泪过意不去，硬塞给老汉他仅有的十元钱；李十三老汉驼着腰，双手老茧颤抖地捧着钱，喃喃地道：“书记，俺不收，收了，俺存心救好人的心就不诚了！”于远从干校探家路过山里时，哑巴二十七的汉子仍然光棍一条，他娘在病床上呻吟不停，没钱抓药，青黄不接又断了炊，李十三老汉一见登门探望的于远，就蹲在地上抱着头大哭，听得于远禁不住心酸落泪。他平反复职后，手提着沉甸甸的一网篮糕点探望老汉时，哑巴他爹李十三的坟墓上已长满萋萋的青草。前年，哑巴与一个寡妇结婚，于远闻讯后，忙骑着车子参加了婚礼……这时候，于远比比划划，同哑巴打着手势，才知他住在一号大铺房里。槽头老汉见于远同哑巴比划得热火，他吸着旱烟袋实在琢磨不清了：这位黑不溜秋的矮胖个，到底是个啥角儿？

与哑巴告辞，于远来到二号大铺房时，那切瓜的，吃瓜的，让瓜的，嘻嘻哈哈搅成一团；素昧平生的庄稼人旅客，彼此礼让，热热火火。掏钱请客的瓦刀脸老汉，手扬着红瓢子瓜块，流着涎水边吃边喊：“天下农民是一家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谁客气谁是个王八蛋！哈哈，水甜汁蜜的，都吃！都吃！”床铺上不见一个人影，都人头攒动地蹲在地上，偌大的铺房里，俨然象召开了盛大的西瓜宴会，顿时响起了一片

哼哧哼哧的吃瓜节奏。瓦刀脸弯腰捡起一块瓜，一瞄，于远蹑蹑进门，就喜从天降般地扑上前大声叫道：“啊哈，你老弟几时来的？也住店了？你病休后咱牵肠挂肚思念你，高血压病强了，嘿嘿，身体愈发黑胖了！”说得于远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；瓦刀脸递瓜一块，咧嘴笑道：“儿女亲事没谈成，是娃们的事，不影响咱老弟兄的和气！怎瓷眉瞪眼的，是嫌咱庄稼人老哥穷气？哈哈，老兄我腰包装有二百元哩！”于远恍然醒悟，笑眯眯地摇着头道：“老兄眼花，莫非认错人了？”“甚么，你不是收购站的胖子吴主任？”瓦刀脸左端右详，顿时惊讶：“啊呀呀，天下竟有面貌这般相似的？”众人哈哈笑啦。“认错人没事，口头福有份！”瓦刀脸不容推让，于远只好掂起那块瓜吃；吃有个吃法，于远四周瞄瞄，大伙都蹲在地吃得凉快淋漓，他也顺从地蹲下。可于远的身边紧挨着一位老汉，瘦削脸，满腹心事沉沉的，吧嗒着旱烟袋默然无语；他的跟前放块青皮红瓢瓜，非但没吃，还乌云罩脸般的长长叹着气。愣头青就站起身道：“一叹三不幸，老叔，你没瞧人家买牲口抢也抢不到手，你倒一个人牵着牛到这里赶集去卖？国家允许咱养牲口，你的愁打哪处来的？”于远也关切地问：“话能解忧，说说你为甚要卖牲口？”老汉见他是位穿府绸衫、戴手表的工作人，就愁悒地勾下头，吐着烟雾道：“孩子他姨夫是外村的副支书，分了责任田后，见我买了条河西牛，就八八八九九九地劝我道：‘骑着毛驴观戏本，走着瞧：过不了一年半载还得吃大锅饭，你没罪揽孽，把牛喂的滚瓜圆，以后嘛，可得没收归公！’咳，我老汉是从信用社贷的款买的牛嘛！有个三长两

短，塌下钱窟窿，够我还一辈子！”还没等于远开腔，那愣头青边吃瓜边抢着喊道：“别听他姨夫的胡话！分责任田，只有懒人、懒干部象死了爹娘不痛快，背地里除了砸洋泡吹冷风，再有甚么×本事？有政策指路，你老叔摆开脚步往前走，怕甚！”老汉在众人七嘴八舌的声浪里，探过紫铜脸，极为恭敬地询问于远：“你说说，同志，这政策以后能永不变吗？”问得绝对，但老汉忧心忡忡是出于真情，于远皱巴着眼皮，想慢言细语劝解一番，便道：“老哥，怎能不变，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——”话没说完，张耳静听的庄稼人旅客，有的端着瓜象吃了磕牙的沙粒停住了嘴，有的瞪圆眼睛瞧着穿府绸衫的于远，空气陡地紧张起来，一位彪壮的庄稼汉丢掉了瓜皮，管他陌生不陌生，霹雳火般从地上站起，兜头兜脑指着于远训道：“你这个人光盼着政策变变变，让庄稼人再变穷，别变富，你拿工资领钱的安的是甚么心眼？别笑咪咪的，阿弥陀佛的样！我看你不是懒人，就是懒干部那一号！”大铺房里，东南西北角，嘈嘈杂杂，人声骚动，挖苦声嘲笑声夹着零落的鼓掌声，把个笑影不离脸的于远围攻、奚落了一番！于远莫大冤枉，哭笑不得，他站起身连连摆手笑着喊道：“哎哟哟，误会，误会！怎能把我当成活靶子打、捶布石敲？乡亲们，得让我把话说完嘛！我是说党的政策，今后是要不断变的，根据咱农村的实际情况，排除坑农害农的极左干扰，让咱庄稼人实实在在，越变越富裕嘛！”那庄稼汉朗声笑道：“哈哈，这才说到咱心窝里，你不说个小葱拌豆腐一青（清）二白，怎能不上围场子？这么说，你算是挨了误骂了？”轰地一下，众人都嘿嘿笑了。“骂是亲，打是